

傳世名著·中國古典小說系列叢書

初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著

長春出版社

前 言

继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通称“三言”）之后，凌濛初于明崇祯初年，又创作出版了两部短篇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通称“二拍”）。各四十卷。由于《二刻》的第二十三卷《大姊游魂完宿愿》与《初刻》第二十三卷重复，而《二刻》的第四十卷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故“二拍”实有短篇话本小说七十八篇。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十八岁补廪膳生。五十五岁时，方以副贡授上海县丞。六十三岁时，擢升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六十四岁时，曾入何腾蛟幕，献《剿寇十策》，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十七年六十五岁时，在房村亲率武装抗拒李白成的农民起义军，并誓曰：“生不能保障，死当为厉鬼杀贼。”不久，呕血而死，成了明王朝的殉葬品。其著除“二拍”外，尚有《言诗翼》、《诗逆》、《诗经人物考》、《国门集》、《南音三籁》以及《虬髯翁》、《北红拂》等戏曲二十多种，可说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和戏曲作家。

从《初刻》和《二刻》的《序》及《小引》中可知：（一）“二拍”是受“三言”的影响，因肆中人之请，并为迎合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创作的；（二）“三言”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属于宋、元旧种，只是由冯梦龙改写、增补、润色而成，“二拍”则全是出自凌濛初之手，是作家个人的创作集；（三）“二拍”故事的取材是“古今来杂碎事”，多出自前人旧籍，据统计七十八篇小说中，有源可考者占六十多篇，作者有时甚至在作品中公开说明其素材的来源；（四）“二拍”的创作是既要“可新听睹，佐谈谐”，又要“意殊有属”、“存劝戒”，把娱乐与教化结合起来；（五）创作方法是“事之真与饰，名

之实与贗”皆各参半，使真实与虚构点染相结合。显然，在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上，凌濛初都深受冯梦龙的影响。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二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上，都较“三言”有所逊色，但是其中一些作品，却也具有其独到的思想与艺术的特色。

“二拍”中有部分直接描写商人的生活，思想及愿望追求的作品。《初刻》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二刻》的《叠居奇程客得助》两篇，通过对文若虚和程宰发财成为巨富的描写，反映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商人们那种不愿辛勤劳动，只求横财暴富，一觉醒来即占有万贯家财和娇妻美妾的侥幸心理，以及为求暴发而不惜投机倒把、冒死历险的性格特征，这与“三言”的《施润泽滩阙遇友》等作品中强调的“苦挣过日”、“横财不富苦命人”的思想观念大为有别。值得注意的是“二拍”的一些作品，还真实地描述了在商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以商为重不以科举为业，衡人量事是“只看你所得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的社会习俗，这都透出了明末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的新的时代气息。

“二拍”中比重最大的仍然是有关爱情与婚姻的故事。这类作品和“三言”一样，继承了我国古代文学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思想传统；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赞扬青年男女之间的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但是，它在肯定为追求爱情和幸福而自由结合上却显得更为公开大胆、理直气壮。特别是在《初刻》的《姚滴珠避羞惹羞》、《洒下酒赵尼媪迷花》，《二刻》的《徐茶酒乘闹劫新人》、《满少卿饥附饱扬》等篇中，对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贞节观念进行了揶揄，甚至愤慨地批驳：“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了，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话说。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

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这种抗争今天看来虽然很不彻底，但它确实说出了在当时女娘们只能达到的认识心理。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萌发时期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贞节等问题上的有别于封建思想的新的进步道德观念。

“二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公案小说。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在颂扬清官廉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官吏的昏庸、残暴、卑劣和阴险以及社会现实的黑暗与腐败。如《初刻》的《钱多处白丁横带》揭露了在“有了钱百事可做”的社会中卖官鬻爵的黑暗腐败政治生活；《二刻》的《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写官盗勾结进行诬陷栽赃，借以夺取洞庭山某寺收藏的白香山手书的《金刚经》，批判了封建官僚的卑鄙和歹毒；《二刻》的《青楼市探人踪》勾画出封建官吏和乡绅们贪婪自私的狰狞面目。“二拍”中还有部分作品则是通过对各种社会邪恶邪力，如流氓、恶棍、骗子等的成帮结伙，公开横行不法，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凶险。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拍”中的一些作品如：《初刻》的《乌将军一饭必酬》，《二刻》的《神偷寄兴一枝梅》，则赞扬了江湖大盗不负恩义的品德和偷儿任侠好义的精神。“世间不少奇男子，何必儒林胜绿林。”作者在《乌将军一饭必酬》里甚至公开指出：那些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难道不是大盗！那些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公民，受投献，窝赃私，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那些做秀才举人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讼词，每每将善良人家折得烟飞星散，难道不是大盗！能如此地公开指出“官”即是“盗”这一事实，这却也反映出作者对封建社会某些问题有着较深的认识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二刻》中的《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一篇，更是独具特色。作品所写的人和事，基本上都属历史的真实，但在把程朱理学定为经典，把朱熹奉为圣贤大儒的当时，敢于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朱熹及其道学的

卑劣、阴险、歹毒和虚伪，斥责这些假道学者都是“害了风痹症病，不知疼痒的人”，所谓的先贤大儒还远远不如妓女严蕊所具有的品德。这实在是难得之作。

应当指出，在“二拍”中，不少篇章充塞着市民阶层的低级庸俗落后的趣味，如津津乐道的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写，因果报应和封建迷信思想的宣扬，大段的封建说教，乃至歪曲和污蔑农民起义等，都是应加以严肃批判的。

在艺术上，“二拍”中的部分作品虽“叙述平板，引证贫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总的说来，仍保持了宋、元以来短篇话本小说的特色：采用传记文体的结构形式，选择人物一生中的某一生活侧面，按事件的先后时序，从纵深上去展开；以人物自身的言行，来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精神风貌和心理活动，来构成和推动情节的发展。这就把人物与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极摹人怀世态之歧，描写悲欢离合之致，”讲究情节的曲折离奇，注意故事的完整性等等。但是，“二拍”的创作出发点，不是为着讲述的需要，而是一开始就是要作为可阅读的案头文学来进行创作的，同时又全出自文人的笔端，所以，与此相适应的也就出现一些新的艺术特征，如在某些篇章中，已出现较多的细腻的心理描绘与心理分析；在遵循话本小说的“言语”、“入话”、“回头”、“正话”、“篇尾”等的体制形式时，更讲究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总之，“二拍”的创作标志着话本小说由口头文学转向案头文学的成熟与定型，对后世短篇话本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杨国祥

1994年11月29日

序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繒缎绮，衣被天下。”彼舌拚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譎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虚，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

目 录

第 一 卷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滟龙壳	1
第 二 卷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18
第 三 卷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36
第 四 卷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谭侠	45
第 五 卷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57
第 六 卷	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66
第 七 卷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83
第 八 卷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94
第 九 卷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105
第 十 卷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114
第 十 一 卷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27
第 十 二 卷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42

第十三卷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梟成铁案	152
第十四卷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163
第十五卷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172
第十六卷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183
第十七卷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193
第十八卷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216
第十九卷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229
第二十卷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241
第二十一卷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263
第二十二卷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船	272
第二十三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痴起续前缘	284
第二十四卷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297
第二十五卷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310
第二十六卷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320
第二十七卷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334
第二十八卷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348

第二十九卷	通闾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357
第三十卷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376
第三十一卷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385
第三十二卷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409
第三十三卷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421
第三十四卷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432
第三十五卷	诉穷汉智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450
第三十六卷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464
第三十七卷	屈突伸任酷杀众生 郟州司马冥合内侄	475
第三十八卷	占家财狠媚如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484
第三十九卷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496
第四十卷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507

第一卷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杆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任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

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绺，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看，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鞠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诸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到是别人家的？明明

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有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官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里来的。此皆神天福佑，故此买福物酬谢。今我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的走进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原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

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到无了，原无的到有了，并不由人计较。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稀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慧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直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冕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原来北京历疹，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角，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只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

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讨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耍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带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带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付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也是快活。”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概，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张大道：“好，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甚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所有，觉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多谢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瞎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财气，不是小可。”文若虚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什么资助？就资助得来，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财爻动？这先生也是混帐。”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喜欢；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口食之类，是在我们身上。”若虚称谢

不尽，接了银子。张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开船了。”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

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皱，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井诸家树；亦非李氏丫头奴。较广似同难兄，比福亦云具体。

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颜色正同，香气亦同。正是初出时，味略少酸，后来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篓，雇一困的，并行李挑了下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也！”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银涛卷雪，雪浪翻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是到了什么国都了。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钉了桩橛，下了铁锚，缆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一看，原来是来过的所在，名曰吉零国。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路径不熟，也不走处。正闷坐间，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篓红橘，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莫不人气蒸烂了？趁着众人不在，看看则个。”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打开了篓看时，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将出来，都摆在舱板上。也是合该发迹，时来福凑。摆得满船红焰焰的，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问道：“是什么好东西呀？”文若虚只不答应，看见中间有个

把一点头的，拣了出来，掐破就吃。岸上看的一发多了，惊笑道：“原来是吃得的。”就中有个好事的，便来问价：“多少一个？”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船上人却晓得，就扯个谎哄他，竖起一个指头说：“要一钱一颗。”那问的人揭开长衣，露出那兜罗锦红裹肚来，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了银钱，手中等等看，约有两把重。心下想道：“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也不见秤秤，且先一个与他看样。”拣个大些的，红的可爱的，递一个上去。只见那个人接上手，掂了一掂道：“好东西呀！”扑地就劈开来，香气扑鼻，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大家喝一声采。那买的不知好歹，看见船上吃法，也学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块塞在口里，甘水满咽喉，连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裹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说：“我要买十个进奉去。”文若虚喜出望外，拣十个与他去了。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也有买一个的，也有买两个三个的，都是一般银钱。买了的，都千欢万喜去了。

原来彼国以银为钱，上有文采，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其次人物，又次禽兽，又次树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银铸的，分两不异。适才买橘的，都一样水草文的。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所以欢喜，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与中国入一样。须臾之间，三停里卖了二停，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钱转来。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拿一个班道：“而今要留着白家用，不卖了。”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四个钱买了二颗。口中晓晓说：“晦气！来得迟了。”旁边人见他增了价，就埋怨道：“我每还要买个，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买的人道：“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正在议论间，只见首先买十颗的那一个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奔到船边，下了马，分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不要零卖！不要零卖！是有的俺多要买。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奉克汗哩。”看的人听见这话，便远远走开，站住了看。文若虚是个伶俐的人，看见来

势，已此瞧科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止剩五十余颗。数了一数，又拿起班来说道：“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不得卖了。今肯加些价钱，再让几颗去罢。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摸出钱来，另是一样树木纹的，说道：“如此钱一个罢了。”文若虚道：“不情愿，只照前样罢了。”那人笑了笑，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这样的一个如何？”文若虚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样的。”那人又笑道：“此钱一个抵百个，料也没得与你，只是与你要。你不要俺这一个，却要那等的，是个傻子！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俺就加你一个那等的，也不打紧。”文若虚数了一数，有五十二个，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那人连竹篓都要了，又丢了一个钱，把篓拴在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见没得买了，一哄而散。

文若虚见人散了，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有八钱七分多重。秤过数个都是一般，总数数，一共有二千个差不多。把两个赏了船家，其余收拾在包里了。笑一声道：“那盲子好灵卦也！”欢喜不尽，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

说话的你说错了，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如此做买卖，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匹，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一发百倍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都是以货交兑。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才有利钱。若是卖他银钱时，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作了好价钱，分两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是买吃口东西，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我却只管分两，所以得利了。说话的，你又说错了。依你说来，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只换他低钱，岂不有利？用着重本钱，置他货物怎地？看官又不是这话，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横财，带去着了手，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三五日不遇巧，等得稀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卖扇子就是榜样。扇子还是放得起的，尚且如此，何况果品！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

闲话休题，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文若虚把上头事